

173.68

景县文史资料

第一辑



中 国 人 民

河北省景县委员会编

政治协商会议

一九八七年七月

景县文史资料

第一辑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字数：120千 印数：1500册

政协景县委员会征编

景县印刷厂印刷

1987年7月

目 录

- 池峰城将军与台儿庄大捷.....王金瑞 (1)
- 我所了解的池峰城.....李 颖 (11)
- 回忆故友池峰城将军.....徐宗尧 (52)
- 池峰城指挥三十一师在台儿庄战
斗的一些情况.....董翰堂 (98)
- 台儿庄战场回忆.....胡剑峰 (101)
- 回忆家兄曹福林.....曹福云 (109)
- 曹福林及五十五军的一些情况
.....县政协文史办 (115)
- 景州武林高手史料.....王金瑞 (117)
- 缅怀精武导师魏元峰
.....〔新加坡〕谢胜仁 (135)

怀念毕生为精武服务的魏元峰

老师.....余觉安(139)

拳术精华.....**魏元峰**(144)

访魏元峰老师谈精武

.....〔新加坡〕李清汉(149)

“叶氏三雄”与精武国术

.....县政协文史办(156)

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在景县制

造的惨案.....县党史办(163)

后记.....编者(177)

池峰城将军与台儿庄大捷

王金瑞

池峰城，字镇峨，又名池凤臣，景县北屯乡北屯村人。他行伍出身，不拘言辞小节，但思想比较进步。一九三八年台儿庄会战之时，他担任国民党第二集团军第三十一师师长，负责庄内防御，与侵华日军血战多日，他亲自组织敢死队，夜袭敌阵，威震敌胆，人称“铁将军”。最后，在友邻部队的配合下，击败了日军最精锐的矶谷师团，创造了震惊中外的辉煌战绩。

本文根据所征集的有关池峰城的史料，整理成两部分，对池峰城将军的生平和他率部参加台儿庄血战的情况，向读者作一概括介绍。

一、池峰城将军生平

池峰城，一九零三年旧历十月二十日（清光绪二十九年）出生在杨八刀屯一户普通农民家庭里。相传，明朝初年，一杨氏老先生带领全家由山西洪洞县迁至这里定居，他有八个儿子，都爱好武艺，常手持大刀练武，个个武艺高强，远近闻名，人称杨八刀，故该村称杨八刀屯（一九五八年更名为北屯）。昔日，这里是一片碱荒地，易涝易旱，土

地瘠薄，许多农民土里刨食，入不敷出，为维持生计，不得不奔走他乡。

池峰城兄弟六人，比肩长大，他排行老三，八岁时曾入本村私塾读书。由于饥寒交迫，忙于讨生活，读书也便时断时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经常辍学务农。尽管他先后在本村小学读了六、七年的书，但后人仍称他“文盲将军”，这也是令他终生遗憾的。

十五岁时，他跟随伯父做过一年多的小生意，曾在桑园镇开办了一家小小的点心铺，跟师傅学得一手烹饪活计，会炸景州名食大馓子。小店简单的劳作，锁不住他那好动、事事爱冒尖、当英雄的个性，他向往起真杀实砍的军旅生涯。

一九二零年（民国九年）七月，十七岁的池峰城在河南信阳参加了冯玉祥的十六混成旅模范连当学兵。第二年，在山西转入冯玉祥的卫队营，第三年当班长，第四年入教导团受训，第五年升卫队营排长，第六年升连长，第七年升为卫队营营长。一九二八年在河南郑州，由张自忠介绍加入国民党。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在第二集团军第四师第十旅三营任营长，后调为第十二师三十六旅一零三团三营营长，一九二八年初在郑州军官学校第一大队任营长，同年晋升为十二师三十六旅副旅长，后代理三十五旅旅长，同年底，升为第二混成旅旅长。一九二九年年初调任第二工兵团团长，后任第二集团军孙连仲部手枪营营长，同年七、八月间调为十二师二十一旅第一团团长。一九三零年五、六月间调为十二师三十五旅副旅长，同年十一月转到国民党第二十七军二十七师七十九旅任旅长。一九三二年四月升任二十七师副师长，一九三二年五月至一九三三年五月在南京国民党军官

学校高等教育班受训一年。一九三三年六月在江西永丰县二十六路军司令部干部训练所任副所长，同年十月调为二十六路军三十一师师长。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擢升任第二集团军三十军军长。一九四零年四月兼任豫鄂边区总指挥，一九四二年末兼任第六战区江防军副总司令。一九四四年十月至一九四五年一月在重庆国民党中央陆军大学将官研究班受训三个月。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升为三十三集团军副司令，同年十月间到保定代表孙连仲受降，一九四六年一月任保定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一九四七年一月任国民党国防部中將部员，第十一战区顾问。一九四九年初参加北平和平解放。一九五五年三月十六日病故于北京，享年五十二岁。

在池峰城将军的一生中，西北军对他的影响较深，他从十七岁加入西北军，直到北伐战争，一直跟随冯玉祥将军。在冯将军身边由一名亲兵升至旅长，深得冯将军的赏识，池镇峨这个字儿就是冯先生给起的，据说，一九二四年二月冯玉祥将军和李德全女士燕尔之夜的那班岗就是池峰城值的。在西北军的艰苦时日里，池峰城受了苏联顾问乌斯马诺夫的影响，渐渐地有了革命意识，冯将军曾一度想送他去苏俄留学，只是由于池峰城认为自己是个文盲，执意不去未成。在冯将军和西北军的传统熏陶下，池峰城逐渐成长为一位正直和具有民族气节的将军。他在性格为人上，颇具旧式“忠”“义”之举，这突出表现在他与冯玉祥及孙连仲的关系上，孙连仲先生是池峰城的老上司，他对孙先生是言听计从，毕恭毕敬，胜似父子关系（主要是西北军家庭官礼的影响）。

由于蒋介石对西北军的迫害、歧视、排挤以及池峰城的

私人秘书丁行（中共党员）的影响，池峰城渐渐意识到蒋介石的独夫主义和种种不得人心的倒行逆施。抗日战争初期，他率领国民党待遇最低的所谓“花子军”，参加了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台儿庄战役”，坚守住了台儿庄，为大捷做出了突出贡献。以后，就在湖北一带打游击，坚持抗战。

抗日战争胜利后，池峰城以复员的心情回到北方，在情不可却的情形下，替顶头上司孙连仲将军到河北省会保定受降。这个时候，中共党员、中共地下工作者李颖以隐蔽的身份给其做私人秘书，帮助他学习进步理论，使他的认识进一步提高。解放战争期间，池峰城在保定数次意欲起义，投奔光明，都没有成功。一条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从内心里不愿意拆孙连仲的台。最后池峰城辞职回到北平，继任保定警备司令的是景县乜于彬。

在北平期间，池峰城曾帮助李颖、张雪岩（中共地下工作者）出版刊物杂志，帮助丁行、谢士炎（中共党员，都被国民党杀害）等进行工作。到北平解放战役开始和李霄路（中共地下工作者，解放后曾任全国政协付秘书长）等共同研究工作，有几项军事行动也没有做成。最后，瓦解了国民党军统局北平站，通过他给徐宗尧站长“牵线搭桥”，使之起义投诚中共地下党。

池峰城一生结过三次婚，其原配夫人郭素兰是景县人，据说是父母包办的；续妻王氏是山东济宁人，第三位夫人崔氏是山西人。池峰城将军有两子一女三个孩子，都是新中国培育的知识分子。

二、池峰城在台儿庄血战中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不久，池峰城将军奉蒋介石和孙连仲的命令到北方参加抗日，当时他是三十军三十一师师长。先到了河北正定，同年八月在房山同日本侵略者作过战，守过涿县。在涿县突围后参加了娘子关战役。一九三八年三月被调到山东台儿庄同侵华日军作战，后被调到河南西平整训，同年六、七月间参加了湖北大别山会战。一九三九年五月在湖北隧县，一九三九年年底在汉水西岸，一九四零年在河南信阳，一九四一年初在桐柏山等分别同侵华日军作过战。一九四二年以后在长江防线几次与日军作战。一九四四年一月任江防军副总司令，日本投降后，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随孙连仲到北京。

一九三八年三月中下旬，猖獗一时的日军矶谷廉介师团，在侵占山东滕县后贪功急进，沿津浦路临台支线孤注一掷地向台儿庄猛扑，企图一举拿下台儿庄。于是，任务本在诱敌深入的我守军池峰城第三十一师，被迫做了确保台儿庄的应战，从而成了台儿庄战役的主力。这支曾一度受歧视的非嫡系部队，打起仗来却是不要命的。许多营级以上的军官都善于阵地赤膊战，其中颇有几位拼命三郎！如旅长乜子彬及池峰城的兄弟池峰峻等。他们用自己的血和肉写下了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壮丽的一页。

台儿庄战役是徐州会战初期阶段的一场重大战斗，该地位于山东枣庄市东南、徐州东北三十公里的大运河北岸，在临城至赵墩的铁路支线上，扼运河的咽喉，北连津浦路、南接陇海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台儿庄前面是一片开阔的平

原，利于日军机械化兵团作战。且城垣低矮，易攻难守。日军若攻下台儿庄，既可南下赵墩沿铁路西进，直取徐州，然后循陇海线西进，取道郑州南下占领我国抗战的中心城市——武汉。又可北上策应板垣征四郎第五师团，断第二十军团汤恩伯、第二十七军团张自忠、第三军团庞炳勋各部的后路，将其围歼在运河北岸。

为了阻止日军的进攻，我国军事当局调集了七、八万军队，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任命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节徐州，指挥津浦线的防御战。日军打通津浦线的作战计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南路主攻，北路协助。作战时间从三八年一月下旬至二月下旬，大体上一个月。第二阶段为北攻南守，北路作战的日军是矶谷和板垣两个精锐师团。

当矶谷廉介第十师团濑武旅团主力移至台枣支线之时，孙连仲之第二集团军主力已赶至台儿庄附近之运河南岸，池峰城之第三十一师于三月二十三日星夜抵台儿庄设防，坚工固守。是时，峄县之敌派一个步兵大队千余人，在重炮四门、坦克四辆的掩护下，向台儿庄进攻，被三十一师歼灭过半，残敌北窜。翌日，日军在飞机重炮和战车的掩护下，又发动进攻，其中一部分突入庄内，中国守军展开巷战，拚命阻敌，给敌以重创。到夜晚，三十一师与当面之敌保持接触。

二十五日晨，敌向右绕攻台儿庄。据查敌尸笔记得悉：最先向台儿庄进犯之敌为矶谷步六三联队第二大队。是日，我三十一师在台儿庄、南洛之线激战中。二十六日，敌六三联队增至两个步兵大队，并补充了重炮、坦克、弹药。中国守

军火力也得到加强，三十一师守台儿庄北站原阵地，并以主力乘机由左翼出击。二十七日晨，日军在九辆战车的掩护下，猛攻台儿庄，突破北门，占领东北角。池峰城眼睛都打红了，他率领官兵一部猛扑日军之背，各旅、团、营、连长分率战士一律赤臂上阵，奋勇堵击，手持大刀，腰缠手榴弹，同敌人展开肉搏，敌我双方展开犬牙交错的拉锯战。正在庄内酣战之际，池峰城命令将运河上与台儿庄联系的交通浮桥拆除，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池峰城这支队伍，因非蒋氏嫡系，倍受贬损，又在韩复榘（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为保存实力，不战而退。一九三八年一月在开封被蒋介石逮捕，旋在武汉处决）伏法不日开赴台儿庄，因而他们抱着胜能生，败必死的决心，云为民族的生存而战。孙连仲曾对池峰城说：士兵打完了，你自己填上去，你填过了，我就填过去。可见当时战斗之惨烈，当时军长形同虚设。三个师长之中，以池峰城资历较深，故而部署在台儿庄内。因此，后人每提及台儿庄会战，提到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提到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就要提到池峰城。当时正值麦苗返青的季节，池峰城在前线指挥守战时，上身只穿一件咖啡色绒线衫，下身穿一条旧军裤，腰佩左轮手枪，只有一个参谋做他的助手。

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一日，是台儿庄战役的关键时刻。二十八日夜，池峰城向孙连仲总司令报告说：敌由台儿庄城西破口冲入，与我部发生激烈混战，城内一片混乱。二十九日战事激烈。池峰城师对庄内之日军实行反攻，双方死亡均很大。我军一些军官负伤督战，九十三旅旅长乜子彬等受伤不退。仅一名营长张某负伤后擅自离开战场，被池峰城亲手

处决，并向全师官兵昭告：“负伤无令而下者，杀！”当时的情形颇为壮烈激昂！

至三十日，台儿庄正面之敌连续猛攻，与池三十一师巷间血战剧烈。孙连仲给武昌军令部的电文中说：“战斗异常激烈，幸我官兵誓死不退”。

三十一日，台儿庄寨内之敌又冲破池师阵地一段，战斗愈演愈烈，几乎每个巷子、每个房屋都要几番争夺，战局最危急时，日军攻占了台儿庄寨子的五分之四。四月一日，日军占领了城西北角，池峰城当机立断，临时组织敢死队，热烈报名的有百余人，池峰城选出五十七人，他们人人手持长枪，斜挎大刀，身穿日军服装，腰上别满了手榴弹，真可谓一副慷慨悲歌的英雄气概。当宣布参加夜战的敢死队员每人赏三十元大洋时，士兵们齐声高呼：我们打仗是为了不让子孙后代做日本人的奴隶，争取民族的生存，要钱干什么！池峰城为之动容，当即表扬誓死杀敌的英雄行为。入夜，敢死队员们跑步进入阵地，同日军展开血战，台儿庄西北角杀声震天，经过惨烈的厮杀，全歼了插进西北角的敌军，挽救了危局，奠定了台儿庄会战胜利的基础。而我勇士生还者只有十二人。

四月一日后，日军进攻台儿庄的次数更多了，城内激烈的拉锯战反反复去，台儿庄空中，一片火光，尸体遍地，运河水为之染红。但我军官兵的杀敌热忱却愈战愈高，他们要为自己的弟兄复仇，自报奋勇，裸膊上阵，抱着不成功即成仁，以报效国家，绝不生还见我“江东父老”的爱国激情。打得日本所谓“铁军”的矶谷师团头破血流，阵脚大乱。

五日，池师官兵浴血巷战，逐段肃清庄内之敌。六日，

实行反攻，敌力战不支，后援断绝，狼狈溃逃。台儿庄会战，我军获胜，消灭日军一万一千多人。捷报传开，武汉市十万人举行示威游行，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庆祝台儿庄大捷。当时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和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同志有电致贺。

台儿庄大捷是继平型关大捷之后，中国军队取得的又一次军事上的胜利，这次战役曾在国内外引起极大震动，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斗志，提高了前线士气，振奋了民族精神。

台儿庄会战胜利不是偶然的。“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深入人心，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已经形成高潮，加之日军进攻上海危及英美在华的利益，蒋介石被迫实行抗战。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誓死抗击日本侵略军，这是取得台儿庄大捷的报本因素。同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果断指挥和全体将士的英勇作战，华北敌后游击战争和鲁南人民的抗日斗争对台儿庄战役的有力配合，日军在战略上犯了分兵冒进的错误等等，也都是取得这次胜利的重要因素。池峰城部在台儿庄苦战，获得了鲁南人民的热烈支持。民众煮饭、送水，救护伤员，运送弹药，直接参战，壮烈非凡！不但老大娘愿为守军探听消息，连小孩都知道是为了祖国。许多男女学生组成政训团，鼓励士兵的战斗情绪，从不离开前线。池峰城曾无限感慨地说：“几个月前，当他们来要求我答应他们在前方工作时，我简直没有料到他们的团体会变成这样重要，现在我承认他们的工作是绝对重要的了。”这也证实了，只要全国军民团结一致，坚持抗战，不怕牺牲，就完全可以打败侵略者，取得最彻底的胜利。

当时，各地各界对台儿庄抗战部队十分关切，捐赠用品、参观慰问以及慰劳函电纷至沓来，可见国人希望抗战胜利之殷切。

池峰城，这位五短身材，浓眉炯目，颇具凛然大将风度的年轻师长，他的嗓子就是在此次大战中被打穿的。外国记者称池峰城等将士为日军的“钢圈”。他还一度被人们称崇为抗战“神将军”。据说有一天，武汉文艺新闻界派代表团到台儿庄三十一师阵地参观访问，池师长带他们到火车站三楼上瞭望，不料，霎时左前方数米处落下一颗炸弹，池师长说了声：“敌人发现我们了。”即刻有条不紊地指挥人们迅速下楼，人到二楼，三楼被炮轰塌；人到一楼时，二楼又被敌炮轰倒。这时，池峰城命令大家在月台下卧倒勿动，敌人胡乱轰炸了一阵，便离去了。代表团成员无一伤者，于是大家齐声赞扬池峰城为“神将军”。一九三九年池师长因公事到重庆，一天去电影院去看电影，放映前，银幕上出示了“台儿庄抗战神将军池峰城师长偕夫人在我院看电影，请站起，以便大家瞻仰”的字样，这足以说明人们对抗战出力者是十分崇敬的。

在台儿庄前线，池峰城曾接受过《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和《新华日报》记者陆诒的采访。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荷兰纪录片导演乔利斯·伊文思和美国军官伊万斯·卡尔逊上校也在台儿庄。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对台儿庄大捷给予高度评述，他说：“每月打得一个较大的胜仗。如象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沮丧敌人的精神，振奋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

我所了解的池峰城

李颖

池峰城将军，字镇峨。一九零三年（癸卯年）出生于河北省景县杨八刀村一户世代务农的家庭。一九一零年，七岁入私塾就读，三年后因贫辍学。一九二零年（民国九年），十七岁应国民革命联军（西北军）招募入营当兵。入伍后，以战功升班、排、连、营、团、旅长。北伐成功后，蔣、冯合作，转入国民党中央军，入中央军后，又以战功晋升为第二集团军三十一师师长、三十军军长、三十三集团军付总司令、长江上游江防付总司令、河北省省会警备司令。一九四九年初在北平起义。一九五五年三月十六日病故于北京，终年五十二岁。

池峰城将军有功于中华民族，是著名的徐州会战中台儿庄战役的守将。他做为中将师长指挥国民党第二集团军的三十一师扼守徐州门户台儿庄，经十四个日日夜夜的特殊战斗，与增援部队一起，阻击并战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精锐部队矶谷师团，创造了古今中外守卫战的光辉范例。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功勋。

池峰城将军曾与中国共产党有许多联系，从三十年代开始，丁行之、蒋牧良等共产党人就活动在他的营幕并受到他的

关怀和保护，四十年代又与原晋察冀中央分局城工部刘仁同志派到北平、保定的地下工作者建立了联系。北平解放前夕，在刘仁同志的指导下，策动原国民党军统局北平站少将站长徐宗尧率全站内外勤人员光荣起义。为和平解放北平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少年时代

池峰城将军热爱自己的家乡。生前经常对朋友们这样讲：“我对家乡有着难言其深的挚爱，爱那里的泥土，爱那里的小溪和大河，爱那里的一座座的小村庄和沟通他们的弯弯曲曲的荒野小路，这一条一条的小路，从八百多座小小的自然村落里引伸出来，向着一个中心——河北省景州城，景州城内开福寺有一座高十三层的舍利宝塔，我听乡亲们说，它在全中国都享有盛名，和沧州的铁狮子、正定府的巨佛并列为河北省的三宝。偈曰：沧州狮子、景县塔、正定府的铁菩萨。不过当我应募入伍以后，随着时月的流失，童年时代认为高不可攀的佛塔，慢慢地也就觉得它并不似当年那么高大，倒是那里的人民，一直牵挂在我的心上，放他们不下，不管走到那里，我都想着他们，其中也有我的父母兄弟，尤其是我的母亲。”

景县旧属河间府。随末农民起义军首领、大夏王窦建德的家乡和活动地区就在河间府。清初复明志士窦尔墩也曾活跃在河间府和运河两岸。这些古代豪侠的气质，熏陶着景县人民，也培植了池峰城将军的侠烈风骨，他平生多义：义于同僚、义于部下、义于朋友、义于人民。他不谙戏剧，但喜欢两句唱腔：一是河北梆子《辕门斩子》中杨延昭的一句

“杨延昭下位去迎接娘来”。再一句是京剧《坐寨》中窦尔墩唱的“河间府为寨主，除暴安良”。

他八、九岁的时候，就常常拉起一伙童年义友，深夏秋初，依林青纱，残冬孟春，据荒丘古墓，立下烽火，树起青旗；进而占据庙堂寺院，坐地称王，仿照戏文中的人物，大轰大演“聚义、济贫”的行状。他不仅受燕、赵慷慨悲歌之士的陶冶，也仿学《水浒传》中的英雄好汉，因为景县穿过德州不远，就到了水泊梁山的鲁西南。

当然，上述只是童戏，而他们的正业，还是跟着父兄们夏秋锄地耕田，冬春积肥清圈。有时还趁农闲帮着大人们编席、织布，忙忙碌碌的讨生活。哪些清风明月，细水流云，他们无暇顾眷。闲逸的田园生涯，当然也与他们无缘。他和他童友们，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群野性的少年”。

他也进过学堂。不过，那个时代在那样的穷乡僻壤，新学校还没有兴办，只有一所老夫子教授的蒙馆。当然，老夫子只能讲授《百家姓》、《千字文》、《名贤集》等启蒙教材。据说，先生也会讲《上下论语》、《上下孟子》。可是还没有等到把《千字文》等念完，他就迫于生计，悻悻地离馆了。

这段私塾生涯虽很短暂，但却在将军的记忆里有着莫名的留恋，“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他一直没有忘怀过他的启蒙老师。尤其是老师那句天天讲的格言：“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他的少壮不是不努力，而只是因为穷苦、迫于生计，不得不务农辍学。正是为了弥补这短暂的学涯。他从戎以后，才真正握住笔向学，学习新鲜的军事、新鲜的文化。晋升官职后，他结交文人，探讨深奥，驻地在一